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九十八回 棄海歸途遇靈宅 三緘登嶺見紫霞

卻說棄海奉命回關，乘得風車，片時已到。鳳春、二翠以及椒、蜻二子、西山道人等見而驚曰：「棄海兄與火煉道人夜戰山嶺，吾等得桃英姊妹音信，急約道兄道弟前來接戰。風車登上，半空遙視，未見形影。四面尋之，亦無蹤跡。吾等無奈，只得仍回洞內。究不知兄與火煉戰於何方？」棄海曰：「火煉戰吾不過，駕了一線火光，向北而逃。吾亦乘棚雲，向火光現處追去。火煉無處藏躲，火光扭轉，又與吾戰。戰在難分難解，未審空際是何法寶，向吾與火煉一拂，當被束著，墜於萬星臺前。洞內出一仙官，先問火煉，次問於我。我將碧玉師徒分散情景並義聚杏子山事，一一訴明。仙官聞之，大哭不已。」飛惑曰：「此位仙官，何其仁慈如是？但不識大哭後，又如何處爾？」棄海曰：「仙官哭後，將吾釋卻，呼隨入洞。細細審視，乃三緘師也。」又相向而哭者久之。狐惑及鳳春等喜不自勝，曰：「十餘年來，訪尋不得。今日何幸，得師行止。」於是大眾合掌，以拜上天。拜罷，復詢棄海曰：「師可念及吾等否？」棄海曰：「師當問及男女諸徒，吾言都在此地，惟三服、樂道往投靈宅，不知去向。師微笑曰：『已合浦珠還矣。』吾仰面視去，不知二子何時已近師身。」狐惑曰：「師只念及吾等，未命吾等去會之耶？」棄海曰：「吾今歸來者，即奉師命呼爾道弟道兄同至萬星臺追隨步履也。」諸人聞之喜，各將所煉寶物收拾停妥，風車催動，恨不一時即到，得睹師顏。

正驅風前行，忽然當頭一朵黃雲冉冉而至。此何仙子？乃是靈宅。自入群仙會，欲任傳道一事，為紫霞鄙論數言，兼之群仙皆視若草茅，毫不介意，心中怒甚，雲頭獨坐，以思亂道之策。策尚未得，倏忽妖風四起。慧目凝視，但見男女妖精數人，陸續而來。靈宅暗思：「不如將此數妖收在吾洞，再煉奇陣，以誅三緘。因將塵尾一揮，現了一道金光，照著妖風內面。

棄海謂狐惑曰：「當頭瑞雲冉冉，必係仙子雲遊，見吾等下面乘風，故以金光射入風車之內。是欲與吾等有言也，吾等須乘機應對，不可大意。如或冒犯，仙子法寶烏能勝之？」狐惑曰：「吾輩修此大道，恐是無緣。不然，何多阻隔？」棄海曰：「道高魔至，自今及古，皆是如此。況爾我乎？」言談之間，靈宅子已將雲頭按下，與風車品對，曰：「爾等何往？」棄海視之，靈宅子也。因言曰：「吾輩無所去從，不過在洞無事，閒遊四境耳。」靈宅子曰：「閒遊者，仙子乃敢言及。吾觀爾等盡屬妖群，乘風出遊，必有所害於世。如不實告，吾將以斬妖劍斬之。」棄海曰：「天上仙子，當抱仁慈。

即一蟻之微，尚不忍傷。爾乃口中動輒言殺，恐亦妖屬，而非仙真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吾非仙真，爾敢與吾鬥否？」棄海笑曰：「仙與妖部論弱爭強，更非仙才，且無仙度矣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爾既不與吾戰，可投吾門下，吾教以先天大道焉。」棄海曰：「吾聞求師者知其師賢，自不遠千里而來，斷未有往教之理。

今以爾好為人師之言一倡，將世之好為人師不自諒者，皆自爾言始也。」靈宅曰：「吾告爾以好言，爾反加吾以惡語。吾乃金仙一品，豈畏爾妖部耶？」棄海曰：「仙子自不畏妖，以其恃有仙法也。特恐仙法未深，欺妖而轉被妖侮，群仙聞得，不免貽笑大方。」靈宅子見棄海舌利，乃下氣言曰：「爾輩若投吾門，吾必竭力教爾大道。」棄海不語。靈宅又曰：「吾明告爾，毋得錯過。吾之往教於爾者，是愛爾等才有可造而道易成也。」棄海曰：「吾自有師，不煩爾教。」靈宅曰：「爾師何人？」棄海曰：「吾師非無名之輩，乃虛無子旨奉上天，闡道人寰，脫化三緘便是。」靈宅子聞得「三緘」二字，心中火發，手持塵尾向棄海揮來。棄海持槍順手刺去。狐惑與椒蜻二子、西山道人、二翠、鳳春、紫花娘、桃棠二英以及金光道姑等，各各勇往，將靈宅圍著。靈宅子雖有仙寶，未帶身邊，惟彼以槍來，此以塵揮而已，兼之四面攻擊，甚難招架，只得吹氣一口，化線朱光而逃。

棄海忙收了槍，呼及諸道友曰：「靈宅子化光逃去，必取寶物以誅吾等。吾等催動風車，急墜萬星臺前，倘如彼追至，自有吾師解救。」言已，風車催動，齊向萬星臺而墜焉。棄海先入洞中，參拜三緘。三緘曰：「弟子等都來乎？」棄海曰：「都來矣。」三緘喜，傳呼入洞。諸弟子一一參拜，師徒相見，悲泣不已。久之，三緘曰：「爾等自今無論女男，俱可同游矣。

但龍女、紫玉諸女徒等尚未知師在此，爾弟子誰去傳之？」三服、樂道同聲應曰：「弟子願任此役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速去速來。」二人去後，棄海稟曰：「吾奉師命，將諸道友導至半途，遇著靈宅真人，苦教弟子等投彼門下。弟子不服，侵以不入耳之語，彼遂與弟子雲中大戰。幸諸道友四面圍攻，彼難支持，化光遁去。然去則去矣，弟子想彼戰敗，必來報復。師徒居此，不可不防。」三緘曰：「待彼來時再作理會。」一日，三服、樂道將龍女、鳳女、紫玉、雪青子、榴真人、了塵子、從善道姑、醋枉道姑、回念道姑一一導至。三緘命各入洞，分班習道。復為分別門徒，傳以三步功夫，使其前進。

棄海等得師所傳，如獲奇珍，時時習之，不在言下。

且說紫霞前日與諸仙議論已妥，欲傳三緘大道。碧虛真人先至萬星臺，仙法略施，將山化為數十重，層巒疊嶂，如蓮吐蕊。每重亭臺樓閣，錯雜不一。山形化後，紫霞乘得彩雲，仙樂嗷嘈，來至是山首層萬福樓中坐定。兩旁侍立者：復禮子、正心子、誠意子、虛靈子、靈昧子，按部就班，一時碧虛、凌虛、清虛、雲衣、霞衣子等同來樓內拜賀紫霞，紫霞真人設宴相待。宴罷。諸真各回洞府。紫霞獨坐樓畔，以候三緘。

三緘一日謂諸弟子曰：「萬星臺山形鎮靜，寬平可愛。吾欲遊玩，願隨者去，不願隨者，仍於洞所各煉道功。」諸弟子曰：「師欲遊玩，弟子等俱願隨之。」三緘於是取齊寶器，繫帶身旁。出得洞門，望而驚曰：「是山寬平而無峭壁，荒蕪而沒樓臺。今胡變作聳翠之形，高起亭臺樓閣這像耶？吾師徒既游此山，切勿相離左右。恐係妖魔現此幻境，牢籠吾輩也。凡隨吾游者，宜防備之。」諸弟子曰：「師命是遵，不敢有違。」三緘遂率諸子，由崖而上。層層石級，約有十丈之高。石級登餘，有亭高聳。三緘極目，額懸四字曰：「乾坤一氣」。又仰視亭上一層曰：「無欲亭」。師徒步入亭中，直到其頂。俯首下視，若在半霄之上，周圍視罷，下得亭來，又是一嶺巍峨然，怪石嵯峨，如金如玉，晶光四射，雅色宜人。三緘師徒由嶺直下。下到嶺尾，復見一閣，紅垣圍繞，一派青松翠柏，萬竿修竹。由門入之，閣上一額，云「玄氣調神」。二重度入，其額則曰：「養我華根」。玩賞一周，斜由閣左行去。行約二三里許，露一淵焉。淵之周圍，係欄杆遮護。淵外一碣，大書「太淵」兩字。太淵上面，門開七道。由太淵而上，有「清靈剎」。

路過「清靈剎」外，有一茅廬。三緘曰：「是山佳境，何多如是？吾必窮其底蘊，此心始安。」狐疑曰：「山右已見，不若由山左去，看又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可。」師徒於是山左轉去。所行之處，如空空閣、非我閣、非虛閣、無間閣、恬淡閣，指不勝屈。三緘目不停視，曲曲折折，直到山半。山半亭臺樓閣較前更多。

師徒性情不一，有貪看亭臺者，有貪看樓閣者。又兼山麓忽來數隊道士，漁鼓簡板，唱道之聲不絕。遂將師徒分散，各游一地，惟狐疑、紫光二子隨三緘上頂。頂上一樓，寬大異常。

仰視其額，曰「萬福」。三緘入，見一老道凝神獨坐，忙參拜之。老道曰：「子何來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雲遊到此，出其不意也。」老道曰：「爾所學者何業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不揣固陋，欲服玄門之氣，以求長生。」老道曰：「如是，子非凡品。

爾道能辟谷乎？」三緘曰：「間或能之。」老道曰：「爾已得半矣。可於明日晨早來斯，吾有所傳，不令外人知得。」言罷，仍復凝神獨坐，緊閉雙眸。三緘待立逾時，拜辭下樓，就於樓之東廊安止。狐疑詢曰：「吾師今日所游何處？」三緘曰：「樓中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弟子同入樓內，師忽不知所往，因候於茲，不意吾師尚在其中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師徒三人，即在此地安閒數日，然後下山。」狐疑曰：「此地雅致，師心悅之，弟子敢不候之？」是夜安宿。

次日早起，三緘獨自上樓。老道曰：「子來乎？」三緘曰：「來矣。」老道曰：「爾氣已浩然，精已固然，神已凝然，可謂朝元返本，明善復初矣。所欠者，一氣未克沖和，命門揭之不開，丹光故不能出鼎。待吾傳以服食紫華之英，必要如是如是，方教爾

頭戴白巾，足距丹田之法焉。」三緘得此一傳，心內明然豁然，拜舞而退。習主月餘之久，頗已純熟，由此悟彼，即華池之沐浴，靈根之灌溉，無不洞澈。道習數月，五臟有相得之機。久而習之，已覺一氣沖和，命門一揭而開，丹光出鼎矣。老道於此見三緘內功已滿，胎嬰結就，只候神出泥丸，乃命之曰：「爾在樓中，好好煉爾胎嬰。俟實體養成，吾自前來傳以變化。但養爾胎嬰之際，宜命爾二弟子守護嚴謹，毋使人驚。」三緘喜不自肚，遂命狐疑、紫光左右護衛。

獨坐數月，嬰已養成，老道又來樓頭，語及三緘曰：「爾內功如此，外功尚欠，還須雲遊以積之。」三緘曰：「雲遊不敢辭，但祈喜師傳以變化之妙。」老道傳已，三緘再拜稽首。

退樓下，一一煉熟。復上樓閣，欲求指示以未得者。老道見而笑曰：「爾又有所求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」